



地心游记

世界著名科幻故事经典

插图本

未来出版社

世界著名科幻故事经典

插图本

地心游记

编译 庞进 杨立英 赵晨宇

未来出版社

责任编辑 任皖西 美术编辑 王东斌
封面设计 东 斌 小 磊 鹏 飞
内文插图 刘晓潮 贾 英 燕 昱 刘 峰
电脑制作 崔鹏飞 内文设计 孟 元

世界著名科幻故事经典插图本

地 心 游 记

改编 庞 进 杨立英 赵晨宇

未来出版社出版发行	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	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25 插页 4 字数 270000	
2001 年 1 月第 1 版	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15000	

ISBN 7-5417-1396-1/I·308 定价:14.00 元

目 录

1	格兰特船长的儿女	1
2	海底两万里	111
3	神秘岛	193
4	八十天环游地球	305
5	地心游记	345

格兰特船长的儿女

原著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

编译 庞 进



1864年7月26日，东北风呼呼地吹着，一艘华丽的游船开足了马力，航行在北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的海面上。这艘游船叫邓肯号，属爱德华·格里那凡爵士所有。

邓肯号行驶到距克来德湾几海里的時候，了望台上的水手报告说有一条大鱼扑到船后浪槽里来了。船长孟格尔告诉格里那凡爵士，这是一条大鲨鱼，其头像双头铁锤，因此也被称为“锤头鲨”。“这是一条可怕的害

鱼”，船长说，“我们可以把它钓起来。这既是一幕动人的景象，又是一个对人们有益的善举。”

于是大家集中到船的尾楼顶上，观看这钓鲨的一幕。

孟格尔发出命令，水手们便将一条粗绳从右舷栏上扔下海去。绳的末端系着一个大钩，钩上穿着一块厚厚的腊肉。那鲨鱼闻到腊肉的香味，便从 50 码以外迅速地游了过来。接近钓钩的时候，它打了一个滚，只见绳索猛烈地一摇，腊肉就没影了。水手们赶快旋转辘轳，把那怪物吊了上来。

不一会儿，乱蹦一气的大鲨鱼便被水手们制服了。人们用大斧头剖开了它的肚子，发现里面空空的。正要把残骸扔下海的时候，一个粗糙的东西引起了水手长的注意。他捡起那东西问大家这是什么。有的说是一块石头，是鲨鱼吞下肚用以平衡身体的；有的说这是一枚还没来得及消化的连环弹；还有人说鲨鱼大概是个酒鬼，连瓶子都吞下去了。

的确是一个酒瓶。格里那凡爵士也很惊奇，他吩咐将这个瓶子的表面洗干净，拿到尾楼上来。

大副奥斯丁照办了。他把这离奇的瓶子送到方厅，放在桌子上。格里那凡爵士，同船的麦克那布斯少校，孟格尔船长，以及好奇的爵士夫人海伦，都围着桌子坐了下来。

这瓶子有一个细颈儿，口部很坚实，带着一节生了锈的铁丝；瓶身很厚，即使受到相当强大的压力也不致于破裂，一看就知道是位于法国东北部的香槟省制造的。卖酒商人常拿这种瓶子去敲击椅档子，椅档子敲断了，瓶子却依然如故，可见其结实。

“我们可以肯定它是来自很远的地方。你们看，瓶外面粘着的这层凝固的杂质，在海水浸渍的影响下，都已经变成矿石了！这

瓶子在钻进鲨鱼肚子之前，就已经在大洋里漂流很久了。”格里那凡一面说着，一面刮去护着瓶口的那层坚硬的物质。不一会儿，瓶塞子露了出来，但已被海水侵蚀得很厉害了。

“可惜啊！”格里那凡说，“即使瓶里有文件，也一定保存得不好好了。”他十分小心地拨开瓶塞子，一股咸味溢满了尾楼。



里面的确有文件！但因潮气的侵蚀，都粘在瓶子上了，拿不出来。少校建议打破瓶子，船长说只把瓶颈敲掉就行了。

事实上也很难有别的办法。格里那凡只好用铁锤把那宝贵的瓶子的颈子敲断。不一会儿，瓶颈的碎片落到桌子上，人们立即

看见几张纸粘在一起。格里那凡小心地把那些纸头抽出来，一张一张地揭开，摊在桌子上。

2

这几张纸由于海水的侵蚀，没有了成行的字，只剩下一些模糊不清的不成句子的字迹。格里那凡爵士颠来倒去地看着，又摆在阳光下照照，仔细地观察了几分钟后，对一直盯着他并且等得不耐烦的朋友们说道：“这里有三个不同的文件，很可能就是一个文件，不过是用三种文字写的：一份是英文，一份是法文，还有一份是德文。”

“海水总不能把三个文件上的同一行字一个个都侵蚀掉，我们把那些残字断句凑合起来，总可以有一个看得懂的意思。”孟格尔船长说。

于是，大家围在一起，一步一步地干起来。先凑英文，接着对德文，最后把法文的残片也拢在了一起。孟格尔船长还根据残片上提供的时间，拿出一大捆船上保存的1862年的报纸，很快找到了当时的记录，大声念道：

“1862年，5月30日，秘鲁！卡亚俄！满载，驶往格拉斯哥港，船名不列颠尼亚号，船长格兰特。”

“格兰特！”格里那凡爵士叫起来，“就是那位心胸开阔，有气魄的苏格兰人，他曾想在太平洋上建立一个新苏格兰呀！”

“是啊！”孟格尔说，“就是他，在1862年乘着不列颠尼亚号自格拉斯哥港出发，后来就失去了消息。”

说到这儿，格里那凡爵士立刻拿起笔，将三份文件上提供的信息拼成如下一份记录：

1862年6月7日，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，籍隶格拉斯哥港，沉没在靠近巴塔戈尼亚一带海岸的南半球海面。因急求上陆，两水手和船长格兰特立即到达此地，将受俘于野蛮的印第安人，兹特抛下此文件于经……纬37度处，乞求救援，否则必死于此！

“他们一定能够重新回到祖国。”格里那凡说，“这文件说得太明显，太清楚，太确实了。英国决不会把它的孩子们就这样丢在那荒僻的海滩上去营救的。它过去曾营救过赴北极探险遇难的富兰克林和其他许多失事的船员，它今天也一定会营救不列颠尼亚号的遇难船员的！”

“这些不幸的人一定都有家庭，家里人一定都在因他们失踪而哭着哩！”海伦夫人说，“也许这可怜的格兰特还有妻子和儿女！……”

晚上六点钟，邓肯号停泊在丹巴顿的雪花岩下。那里，已有一辆马车在等候着海伦夫人，准备把她和麦克那布斯少校一起送回玛考姆府。格里那凡爵士则跳上了去格拉斯哥的快车。

动身前，他派人将一则启事送到泰晤士报和每晨纪事报。启事内容为：

“欲知格拉斯哥港三桅船不列颠尼亚号及其船长格兰特消息者，请询格里那凡爵士。地址：苏格兰，丹巴顿郡，吕斯村，玛考姆府。”



玛考姆府是格里那凡爵士和海伦夫人的住宅。

格里那凡爵士出身贵族，三十二岁，身材高大，容貌有些严峻，但是目光却很温和。他为人正直，豪侠仗义，有古代骑士风度。

海伦夫人才二十二岁，是个金发美人，眼睛蓝得像苏格兰春天早晨的湖水。她也出身贵族，是有名的旅行家威廉·塔夫内尔的女儿。

为了援救那几个不幸的遇难船员，格里那凡爵士去了伦敦。尽管是短时间的分离，但对结婚刚三个月的海伦夫人来说，也不免朝夕思念。第二天，接到丈夫一封电报，她估计丈夫很快就可以回来；晚上收到一封信，格里那凡爵士说要延期，因为他的建议碰到了若干困难；第三天，又有一封信，格里那凡在信中流露出对海军部的不满。

这天晚上，海伦夫人正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发闷，管家哈伯尔进来告诉她有一个少女和一个男孩求见格里那凡爵士，问她愿不愿意接见。

“请他们进来吧。”海伦夫人说。

一会儿，那少女和男孩被引到海伦夫人的房子里来了。从面孔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姐弟俩。姐姐十六岁，漂亮的面孔有些疲倦，眼睛似乎哭得肿肿的，表情又沉着又勇敢，而装束却又素雅又整洁。她搀着十二岁的弟弟，那孩子态度坚决，好像是他姐姐的保

鏢似的。

“格里那凡爵士不在家。”海伦夫人说，“我是他的太太，如果我可以代替他的话……”

“我是格兰特小姐，夫人；这是我的弟弟罗伯尔。”

“啊！格兰特小姐！”海伦夫人叫起来，急忙把那少女牵到身边，拉住她的手，随后又吻了一下小男孩的脸。

“夫人，”那少女问，“关于我父亲沉船的事，您都知道些什么？他还活着吗？我们还能见到他吗？”

于是，海伦夫人向他们讲了捞获文件的经过，又根据文件说明了不列颠尼亚号怎样在巴塔戈尼亚附近沉没，只有船长和两个水手逃出了性命，后来可能爬上了大陆，用三种文字写了一个文件丢在海里，向全世界的人求援。

“啊！爸爸！我可怜的爸爸啊！”听着海伦夫人的叙述，小罗伯尔叫起来，靠紧他的姐姐。

格兰特小姐合着双手，一声不响，细心地听海伦夫人讲完后，才说：“啊！夫人！那文件呢？”

“为了你的父亲，格里那凡爵士把那文件带到伦敦去了，他要把它拿给海军部的审计委员们看看，以便发动他们立即派船去寻找格兰特船长。”

格兰特小姐高兴地叫起来，表示十分感谢。

海伦夫人便热情地邀请两个孩子留在府里，等候格里那凡爵士回来。



玛丽·格兰特小姐和罗伯尔·格兰特是格兰特船长仅有的两个孩子。格兰特是他们的姓。船长自己的名字是哈利。哈利在罗伯尔出生的时候死了妻子，每当他要远程航行的时候，他就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一位年老慈祥的堂姐。

哈利是个精明强干的船员，他既善于航海，又善于经商，一身兼备普通商船船长难得具备的双重才干。他先做大副，后做船长，在最初的几次远洋航行中，业务颇有成就。到了罗伯尔出生后的几年，他已经积累了一些资财。

这时候他有了一个伟大的设想，使他的名字传遍了苏格兰。他想以个人的力量促进苏格兰利益的发展，决心在澳大利亚一带找出一片陆地来使苏格兰能大规模地移民。他或许梦想着将来也追随美利坚合众国的先例，要争取苏格兰人脱离大英帝国而独立。大概他曾把这个内心的希望泄漏出去，因此，不难理解，政府是不会对他这种移民计划予以支持的；政府不但不支持，甚至还给他设置种种障碍，而这些障碍，如果是在别的国家，也许把计划人的性命都送掉了。但是哈利·格兰特并没有灰心，他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来实现他的计划。他造了一艘船，组成了一个精干的船队。他把儿女托付给年老的堂姐，自己就出发到太平洋上各大岛探险去了。

那是1861年的事。在头一年里，直到1862年5月，人们还能不断得到他的消息。但是自从6月间他离开卡亚俄后，就再没



有听到关于不列颠尼亚号的情况了，商船日报对这位船长的命运也只字不提了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哈利的堂姐去世了。从此，两个孩子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儿。

那时，玛丽·格兰特才十四岁，她毫不畏怯地承担起教养幼小弟弟的责任。他们勇敢地和穷困作斗争。可怜啊！她一直认为不列颠尼亚号已经完蛋了，父亲也死了，肯定死了。是泰晤士报上的那条启事使她突然又从绝望中跑了出来。

当天她就带着弟弟上了火车，来到了玛考姆府。

第二天天亮的时候，格里那凡爵士坐着马车回来了。

“他们拒绝派船给我！”格里那凡对妻子和众人说，“他们说，为了寻找富兰克林，曾经白费了几百万！他们声称文件太模糊，看不懂！又说，那些不幸的人已经失踪两年了，找到他们的可能性很小！还说，他们既然落到印第安人手里，必然被带到内陆去了，怎么能为这三个人——三个苏格兰人！——搜查整个巴塔戈尼亚呢？这样做既无益又危险，可能牺牲的人比要救的人还多。总之，他们不愿意，什么站不住的理由都搬出来了。他们还记得格兰特船长的那个计划哩。这可怜的格兰特没救了！”

“我的可怜的父亲啊！”玛丽·格兰特叫起来，跪在格里那凡爵士膝前。

“你的父亲！怎么回事，小姐？……”爵士扶起少女，吃惊地问。

海伦向丈夫介绍了两个孩子的情况，说：“海军部这么决定，他们是注定要做孤儿了！”

在场的人都对英国政府的态度愤愤不平。

小罗伯尔高声叫着要去找那班人，格兰特小姐则要去跪求女王——显然都只能是徒劳的。

眼见两个孩子要过绝望的生活了，这时，海伦夫人产生了一个伟大而慷慨的念头。她兴奋地走向自己的丈夫。“爱德华，”她对他说，“格兰特船长写了这封信把它丢在海里的时候，他是把他的信托付给上帝了。是上帝把这封信交给我们的呀！无疑的，上帝要我们负责拯救那几个不幸的人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”格里那凡爵士问。

“我的意思是说，”海伦夫人语气坚定地回答他，“一个人能在婚后做一件好事，他应该说是很幸福的了。你为了让我快乐，不是订了一个游览旅行的计划吗？天下还有比拯救被国家遗弃的一些不幸的人更快乐、更有价值的事么？邓肯号是一条轻快牢固的好船，它经得起南半球海洋上的风浪！我们就出发吧，爱德华！我们去寻找格兰特船长！”

格里那凡爵士听到这一席话，立刻对年轻的夫人伸出两只胳膊。事实上，当他的请求在伦敦被拒绝的时候，他就打算亲自出马去营救格兰特船长了，但是他没有在海伦夫人面前说出。现在海伦夫人先开了口，一切顾虑都没有了。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动了，兴奋了，不由自主地从内心发出了感激的欢呼声。

5

当天，格里那凡爵士就吩咐孟格尔，叫他把邓肯号开到格拉斯哥港，作南洋航行的准备，并且说这次航行可能要环绕地球一周。

邓肯号是一艘式样美观装有蒸汽机的游船，载重 210 吨，有 160 匹马力，时速可达 17 海里。

船长约翰·孟格尔今年三十岁，面容严肃，在已往的几次航行中，曾多次表现出灵敏、刚毅和沉着。大副汤姆·奥斯丁是个值得信任的老水手。全船连船长大副在内共二十五人，都是饱经风浪的水手，也都是格里那凡家族的庄户子弟。

麦克那布斯少校是个五十岁的人，态度镇静，五官端正，性子非常好。他是一个地道的苏格兰人，所以不愿为大英帝国服兵役，就以表兄的资格长住玛考姆府。现在他觉得以少校资格住到邓肯号船上来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。

邓肯号决定在 8 月 25 日凌晨三点钟落潮的时候开船。头天晚上八点钟，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旅伴以及全体船员，来到古老的圣孟哥教堂。摩尔牧师为他们祝福，求神明保佑这次远征。玛丽·格兰特祷告的声音特别响亮。

到了两点钟，邓肯号在机器的震撼下开始颤动了。一小时后，邓肯号贴着丹巴顿的山岩行驶；又过了两小时，它进入了克来德湾。早晨六点钟，它绕过康太尔岬，出了北海峡，开始在大西洋上航行。

6

航行的第二天，格里那凡爵士和众人在甲板上聊了一会儿，就走到下面去了。麦克那布斯少校一人留下来，他默默地看了看船后的浪槽，回过头来，突然发现一个陌生人站在他面前。

这个人身材高大，又干又瘦，大约四十来岁。他活像一个大头钉，头又大又宽，高高的额角，长长的鼻子，大大的嘴巴，下巴兜得很长，戴一副大而圆的眼镜，闪闪不定的眼光好像是夜视眼的样子。他戴着一顶鸭舌帽，脚上穿着粗皮靴，靴上还有皮罩子。身上是栗色绒裤，栗色绒茄克，有无数个衣袋，仿佛都塞满了记事簿子、备忘册子、手折子、皮夹子和另外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；还有一个望远镜，斜挂在腰间。

陌生人围绕着少校走来走去，少校却毫不在意。于是，陌生人叫住了正从这里经过的司务长奥比内先生。

“我是六号房乘客。”陌生人说，“我已经有 36 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，或者不如说我已经足足睡了 36 个小时。请问，几点钟开早饭哪？”

奥比内莫名其妙。这时候孟格尔出现在楼舱的梯子上，奥比内说这位是船长，陌生人便称呼孟格尔为“薄尔通船长”。随后，格里那凡爵士一行也来到甲板上，陌生人便文文雅雅地走向前去，称格兰特小姐为“夫人”，把海伦夫人叫“小姐”，又转向格里那凡爵士，补叫一声“先生”。

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回不出一句话。她们不知道在邓肯号的楼舱里怎么会钻出这样一位不速之客来。

“我是雅克·巴加内尔，”陌生人自己介绍说，“巴黎地理学会秘书，柏林、孟买、来比锡、伦敦、彼得堡、维也纳、纽约等地地理学会的通讯员，东印度皇家地理人种学会的名誉会员。我在研究室里研究了二十年地理，现在想做些实际考察。我是要到印度去，把许多大旅行家的事业继续下去。”